

那誰

THE ONE

目錄

序	我曾經有本藏起的日記	4
1	在榕城	5
章一	白球鞋	6
章二	只許州官放火	7
章三	心想事成	8
章四	許曉林與管曉琴	9
章五	請剪斷吧，那根紅綫	10
章六	周杰倫	11
章七	過冬準備	12
章八	桃紅色的毛衣	13
章九	誰是誰的她	14
章十	兄妹契約	15
章十一	所謂緋聞	16
章十二	和你一樣	17
章十三	五月雨	18
章十四	你對我的一個誤解	19
章十五	被偷走的夏天	20
章十六	裝睡的情人	21

章十七	Last Christmas	22
章十八	沒有如果	23
章十九	楊康啊楊康	24
章二十	戲假仇真	25
章廿一	Li Lei to Han Meimei	26
章廿二	最後一首歌	27
章廿三	你已經盡力了	28
章廿四	曲終人散	29
2		
夜歸客		30
章一	最肯忘却古人詩	31
章二	我們的故事	32
章三	應有對白被遺忘	33
章四	夫妻檔，又合作麼	34
章五	今夜或不再	35
章六	無盡夏	58
章七	假如讓我說下去	59
章八	再見，初戀	60
番外一	拜啓，給十四歲的我們	61
番外二	雙城記	62
番外三	于加利福尼亞艷陽下	63
後記	如此耀眼	64

序 我曾經有本藏起的日記

1

在榕城

章一 白球鞋

后来我只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对于军训来说，甚至好的有些过分了——而他穿了一双白球鞋。

章二 只許州官放火

面对这样一张脸，以权谋私实在是一件太自然的事情了。

章三 心想事成

当我们还是高中生的时候，补习课还未泛滥，结构也很简单，一眼望去，几乎全是老相识。周中在学校抬头不见低头见，周末还要在补习课重逢。是培养感情最天然的温床。”

章四 許曉林與管曉琴

学生的头号天敌，自然就是考砸了的试卷要请家长签字。

章五 請剪斷吧，那根紅綫

「挑你喜欢的颜色剪吧。就算是死，我也会在你的身边。」

章六 周杰倫

在那个数字音乐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十个高中生的桌斗里至少有九个都放着一张卡带，塑料壳下印着一张青年歌手的面孔。那标志性的吐字不清式唱法风靡了一整个年代。³

章七 過冬準備

「聖誕，元旦，兩個永遠連在一起的節日，預示着寒假的到來。雙蛋快樂！」這是
那時候的我們從運動會結束之後就開始思考的头等大事。」

章八 桃紅色的毛衣

粉色的衣服，
粉色的背包，
粉色的心脏。
永远充满少女心的十四岁，
怎么说
是一种公主病。

章九

誰是誰的她

章十 兄妹契約

「难以言说。大约是从那一刻起，长大成人这件事突然变得有吸引力起来。日日夜夜盼望着长大，也是盼望着这份不成文的契约得以兑现的那一天。」

章十一 所謂緋聞

「吳靖柏是誰？」 她和許經緯到底是什麼關係？」

章十二 和你一樣

我喜欢你，我爱你……除此之外，爱情还有更可爱的表达方式。

章十三 五月雨

但是缘分，还有时机，不是自动找上门的偶然，是带着恳切的盼望做出的无数选择。搞怪的不是红绿灯，不是时机，而是我数不清的犹豫。

章十四 你對我的一个誤解

事实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全靠猜，一定会有崩溃的那一天。❧

章十五 被偷走的夏天

浪漫，就是没有后来吗？

章十六 装睡的情人

爱情是熬鹰，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对方撑不住这口气，提前败下阵来。

章十七 Last Christmas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章十八 没有如果

哪怕曾有千千万万个时刻，我们之间的暧昧不似作伪。但只此一事，便已给予我足够的决心，将它们统统归类为错觉，扫进往事的尘埃之中。❧

章十九 楊康啊楊康

如果穆念慈在楊康的心目中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女朋友的一个名字，那么她到底是为什么呢？

章二十 戲假仇真

在当时的高三三班看来，唯一能胜任这部莎翁大戏男女主角的，恐怕就只有他们的许同学许夫人——谁管当事人的死活？

醉中 一 Li Lei to Han Meimei

章廿二 最後一首歌

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

章廿三 你已經盡力了

「能不能告訴我，你當年，究竟是怎樣拒絕了許經緯？」

章廿四

曲終人散

2

夜
歸
客

章一 最肯忘却古人詩

或许正因故事仓促结束，此后许多年，才会念念不忘。试想，在人生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有人忽然跳出来，留下很好的记忆的同时，也时常令人不如意、抓狂，又无可奈何。因此心里总有一处相信着未完待续，又为这样的自己而感到羞愧。「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我们如何例外，又凭什么例外？

章二 我們的故事

六十周年校庆时，我们高二。毕业班的学姐写了一首歌，在广播站里陆陆续续地放了一年，直到我们也升学离开。歌名我至今仍能记起。正是——我们的故事。

章三 應有對白被遺忘

章四

夫妻檔，

又合作麼

章五 今夜或不再

“你从我的这份困窘变成一种痛苦，一道溃疡，最终结痂脱落。假如未来有一天你看见它，知晓我曾经爱过你，也知晓我已痊愈。”

赵书南的消息送抵时，吴靖柏正一个人坐在病房里做雾化。正月初三的清晨，真正意义上的病号们都已回家过年，倒是便宜了她这个重感冒患者——她一周前才从东京回国，途中过机场、密闭机舱及公共交通等等病毒重灾区，终于不负众望地在除夕夜发起了高烧。一夜过去，烧退得七七八八，嗓子却彻底烂了。毫不夸张，像是在老家常看到的防盗墙，密密麻麻插满了碎玻璃片；肌肉稍稍蠕动便酸爽异常。吴母乃外科医生，听不得她成日鬼哭狼嚎，吃个饭都要挤眉弄眼，赛过戏台上的老将军。烦不胜烦之下，干脆将她拎来医院：一副简易吸氧装置，一针庆大霉素。耳根顿时清静。

然而有人一面吸氧，手上还闲不下来，十指如飞地回复消息。赵书南的鬼主意一向不少。狐朋狗友如吴靖柏，脸上写着拒绝，嘴上说着去死，内心深处却理所当然地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疯狂。

『我温馨提示你初五是情人节。』

她思考了一秒——或许是半秒，堪称果决地退出二人的聊天界面，转而在搜索栏里键入一个『许』。暗红色的头像跳出来，时间还停留在年前，他把初中同学的婚讯

一杆子捅给吴靖柏。那本来是他的同桌——一年一聚的『好兄弟』，最后倒是变成半生不熟的吴靖柏不伦不类地出现在婚礼现场，尴尬得面无表情：许经纬在银行工作，苦哈哈地留守到年二十九才姗姗来迟。赶不上婚礼，二人约定年后再见。

『你初五有空吗？』

几乎是立刻的，许经纬回了信。『应该可以。』他答道。又紧接着另一条，『初五你看是中午还是晚上？』

吴靖柏的嘴唇下意识地震动了一下，想要表达震惊，却忘了自己仍然挂着那个傻了吧唧的氧气面罩。于是险些吸岔了气。而得知此事的赵书南则崩溃离场——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忘记了当初到底是谁拱的火。

『啥几把了？？？你们有病吧！！！！』

我的确是有病。吴靖柏把玩着手机，有些飘飘然地想道。她的灵魂似乎分裂成两半。一个与许经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去哪玩、怎么玩；与赵书南插科打诨，大声嘲笑她电话听筒另一头的鞭炮声震耳欲聋：一个却只是冷眼旁观。那是个很年轻的吴靖柏。大约十一二岁的女孩子，穿着一件桃红色的高领毛衣，胸前印着一只傻乎乎、毛茸茸的熊，鼻梁上架一副粉色的塑料圆框眼镜，下巴尖尖的，看不出日后横向生长时的圆钝。她的脖子上挂着一只老旧的小灵通。黑色的塑料壳，屏幕亮起来，一片刺眼的橙光。

于是她想起来，距今十四年前，她就是用这个老古董给许经纬发出了第一条消息。那时候她还没有换成后来的翻盖机，而许经纬也没有自己的手机。她只是半蒙半猜

地在他家的座机前加上了榕城的区号——后来想想，这大约先是送到了许奶奶或是许母的手上，而后才被许经纬获知。同样年轻的他在回复她翌年寄出的一封情书时不无苦恼地写道，『：我妈上次看见你的信，给我做了半个小时的思想教育。』

许经纬一直都是这样。永远来者不拒，永远去者不追。

——他们最终约定在万象天地前见面。碰面之后按照许经纬的说法，『——前几天来过这里，觉得很不错，所以就这么定了。』然而在吴靖柏早已与榕城轰轰烈烈的基建落伍脱节的概念里，这就是个卡在万达金街与地铁大厦两站之间、middle of nowhere的蛮荒之地。许经纬甚至还难辨真假地记错了日期。若不是吴靖柏及时表达了困惑，他恐怕就真的要提前一天又半个小时出现在万象天地的门口了。

『是我日子过糊涂了。』

他苦哈哈地说出这句话时，是正月初四的上午。吴靖柏坐在回老家的车上，琢磨着该怎么向家里人交代她将要缺席一整天这件略显荒谬的事情。好在全家上下适龄单身人士数量有限，习惯上网冲浪的就更是稀缺，因此『初五碰上情人节』这个颇具噱头的大事件就仿佛巨石滑入海中。象征性地泛起一点极端敷衍的涟漪来。

只是二人见面当天，吴靖柏凝视手机锁屏，数字时钟下明晃晃地上书『二月十四情人节』七个大字——想必天底下也没有这等情人，喜欢说正月初五胜过二月十四；说着说着骗过了自己，骗过了对方，却在日历面前近乎赤裸地尴尬了起来。她在某一刻甚至有些怨恨了。可恶的日历！连替我做个幌子都不肯么？

日历——又或是这个世界的第四维，时间。自然是不为所动的。于是她只好带着

这份怨恨——以及其中如柳絮般恼人的几缕淡淡的恐惧——拖拖沓沓地出门。迎面撞上南方小城二月份的暖阳，如六月飞雪般令人毛骨悚然，像是一个预兆。果不其然，她走出地铁站，往来男女，或手挽手，或肩并肩；小电驴载着热恋中的学生，女生伸手环住男生的腰，二人都穿着稚气十足的校服，亲昵又纯情。双双对对，雨后春笋般。你甚至都说不清他们到底是从哪块土里冒出来的。而与之一同涌现的是吴靖柏手心的冷汗。她紧张时就会这样，外加口干舌燥，心如擂鼓。心脏也不不过是一块肌肉。她默念。可肾上腺素很显然已经让这块肌肉陷入了癫狂。毫无办法。她不无绝望地想道。

这街上挽手偕行的人们后来或许会说，咱们2024年一起过的那个情人节，天气真是好得不可思议。明明年前冻雨不断，除夕之后，却是一天天回暖了起来。及至初五，已是阳光灿烂，正午最高气温一路飙上二十五度——一派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盛景。仿佛苍天也懂得作美，要给这尘世间的痴男怨女一个尽情施展自我的大舞台。而吴靖柏身在其中，手里捏着一杯奶茶，却只觉格格不入。那本是她用以派遣紧张、消解口渴的道具。然而不知是否冰块太多，连杯壁都一丝一缕地渗着寒气；与手心滑腻的冷汗溶作一处，一时之间，触感恶心得难分伯仲，令那等待的十几分钟被无限拉长。

她越喝越渴，也越喝越冷。打了个哆嗦，还是决定走向阳光之下。

『没想到你人生的第一个物理意义上双人的情人节是和许经纬一起过的。』赵书南贱贱地感慨，『goodbye and good luck.』

吴靖柏在心里对她竖起中指。她一个人在门口游来荡去，周围人来人往。许经纬迟到了。

他来的时候，身后带着一阵风，大约是小跑过来的。吴靖柏起先没看到他。被拍了一下肩膀，才迟钝地侧过身去，瞧见个扣着顶深蓝色棒球帽的年轻人，穿着简简单单的深蓝色牛仔衬衫，领口露出点黑色的内搭——大约是D>的运动服；一条略显滑稽的格纹花呢长裤下赫然是匡威的高帮板鞋。比吴靖柏大衣裹毛衣的装束要稍稍单薄一些。逆着光，他摘下帽子，背着手，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

『抱歉抱歉，来晚了。怎么站在外面等？』

她的大脑还没能全然转过弯来。隔着已经被紫外线晒成墨绿色的眼镜片，一双眼睛堪称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对方——十月一别，这家伙似乎是瘦了。好嫉妒。嘴巴却并不消停：天晓得是哪条神经对它发号施令。『啊啊，我觉得里面有点冷。』

许经纬的神情似乎是空白了一秒，连带着额角微微沁出的汗水也随之凝定。他从地铁大厦一路奔波而来，想必也充分体会了这般阳春日头所辐射出的热力。而吴靖柏手里捧着冰奶茶——甚至十分钟前还发消息问他喝不喝——身上则严严实实地披着风衣：好比炎炎夏日一面痛啖冰西瓜一面喊冷死了。方方面面都透着股诡异的气息，实在不大有说服力。他张了张嘴，第一次尝试开口没能成功，倒是变戏法般从身后摸出一只布袋子来。

『喏，给你带了个礼物。』

『喔——谢谢！』

那是个米色的袋子。束口，三无。吴靖柏接过来，手感很柔软，似乎是个布娃娃。她立刻反应过来，这约莫就是对方上次收到自己那只计划之外的老虎布偶时所承诺的回礼了——只不过不是哥大的吉祥物。当然了。她一面想着，一面道谢，将它抱在了手中。许经纬似乎是真的有些热了，提议去买杯冷饮喝。

『你早说啊，我刚刚就帮你带了。』

男生又将那顶帽子戴上；领着她绕着购物中心，在太阳下无所畏惧地走着，闻言似乎有些赧然：『我不大喝这些甜的东西。』

吴靖柏心说居然有人能拒绝茉莉花茶。

『？ 那你喝什么？』

许经纬不假思索地答道，『冰咖啡呀。』

——他最后点了一杯冰美式。事实证明在商场外兜圈子这种堪称另辟蹊径的奇葩行为严重影响了自诩已经适应国内生活的许经纬大脑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雷达。吴靖柏根本不识路：她甚至不知道两个人要去哪里。最终的后果就是他们足足走了快二十分钟才找到那条繁华的地下商业街。许经纬大约已经嗓子冒火。先是着急忙慌地蹿进了某家茶屋，发现他唯一看中的一款养生茶已然售罄；而后理所当然地病急乱投医，说是『干脆就喝美式』。吴靖柏一边在心里为这种典型的白人口味而喝倒彩，一边好心地提醒他，星巴克就在二人的身后——正后方。

于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五分钟后，他们并排坐在星巴克的落地窗前。隔着一面玻璃，是一对在阳伞下乘凉的中老年闺蜜。窗外春光实在过分明媚。简直令人无法消

受了。

星巴克人不多，不排队。吴靖柏先找的位置，坐下后许经纬的脑回路还停留在他们推门而入之前的话题：未来。他在深圳工作了大半年，年后又要换到上海，待半年再去香港，漂泊不定。说是想再读一个博士，却又似乎还在考察，信心不足。吴靖柏估摸着美国大约是没有在取 Ph.D. 这种好事，便问他是否考虑再去拿一个 MBA 的学位。她说这话有私心。她未来的四年约莫要耗在美国，如果许经纬不去，他们要再发生些故事，那就得隔着昼夜颠倒的时差。难上加难。

许经纬却以为她没搞懂 MBA 这三个字母里 Z 的涵义，笑着解释了一通商科、乃至于法科的学位。二人天马行空地聊了些可能性：国内——尤其是走在潮流前沿的大湾区，香港，新加坡，美国。没什么结论，纯粹是聊天。末了，他才问起上次二人见面时令吴靖柏苦恼不已的源泉。获知她已经拿到 offer，两年在加州，两年在纽约，连忙道贺，搞得她有些故态复萌的赧然。想象征性地推辞，一开口，对于未来的憧憬却再难掩饰。

『加州理工在天体物理这方面真的很强。你记得生活大爆炸吗？——』

『——Sheldon 他们工作的地方？』许经纬适时地接话。吴靖柏不知道他什么表情，目光定定地，只是看着手中的奶茶。在阳光与体温的双重光顾下，它已变得温热。冰块化了。更多的水分涌出来，贴在皮肤与纸制杯壁之间。

『对。我一直很想去那里。我其实挺喜欢资本主义大农村的。没什么杂念。我这人经不起诱惑。』

许经纬『哇』了一声，紧接着便是笑——似乎有些忍俊不禁。『那你还去哥大？』他在美国前前后后待了七年，其中硕士一年半，便在哥大度过，对这所在曼岛上扎根多年、且拥有一个成型校园的学校多有了解。哥大位于纽约上城，勉强与闹中取静搭边——却仍然是闹的。加之靠近华尔街，物价疯狂，夜夜笙歌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实在与资本主义大农村这个概念背道而驰。

吴靖柏这回倒是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半晌才答道：『主要是在那边有很欣赏的教授。』

男生点了点头，表情大约能被解读为『原来如此』。静了静，又追问，『你们在哪栋楼来着？』我记得：我记得天文系应该在——『吴靖柏替他在心里几乎是同步补了一个江郎才尽般的『在——』，终于被他纠结的神色给逗笑了，『在 Pupin Hall 啦。』『哦，对，Pupin。』许经纬也笑起来，『听说曼哈顿计划就是在这栋楼的顶层成型的。』如果说这世界上还能找出几个可以 traced 到吴靖柏这个超级无敌宅女的词汇，那么曼哈顿计划就必然是其中之一——天晓得她有多爱念叨这个对于物理学史而言堪称文艺复兴的奇迹——Quote，『真正的人类群星璀璨时』。然而这个或许算是烫知识的常识，她确实是第一次听到，当下便大惊小怪了起来：『真的假的！』

许经纬看着她，笑得更厉害了。『对啊，这就是「曼哈顿」的由来嘛。』

吴靖柏最喜欢他这一点。即不论何时何地，是否主导一段对话，几乎从来不用反问句。譬如此时此刻的光景如果换做她本人，或许会冒出一句『那要不然你以为它为什么叫曼哈顿计划』。不够温和，居高临下。简而言之，太冲。可许经纬不。这按

理来说该是个理科生的常识，由他一个彻头彻尾的商科生说出口，居然也不显得吴靖柏本人或蠢或脱线。放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动辄采用反问句甚至设问句的嘲讽年代，简直是难能可贵。

他们从曼哈顿计划说到奥本海默。吴靖柏显然找回了自己的舒适区，大谈特谈克里斯托弗·诺兰，直到她的奶茶见了底，嘴却没停；吸管一动，发出分外响亮的『啾溜』声。许经纬的冰美式也快喝完。他原本只是听着，抓住这个间隙，忽然反客为主，另起炉灶。

『你打算拆开它吗？』

他看着吴靖柏，手指却点着她此前抱在手里，此刻乘着讲话的兴头正准备塞进书包的布袋。

吴靖柏没防备，被他的美式作风吓了一跳。她知道西方人大多习惯当面拆礼物以示尊重——可这儿是老中！她腹诽不断，脸上却是一个慌乱中透着点茫然的笑：『可以吗？』话说出口就想咬断自己的舌头。这分明是机翻版的May I。

许经纬好整以暇地看着她从袋子里捞出个软绵绵的布娃娃来。那是只毛茸茸的羊羔玩具，屁股上的吊牌还没拆——『JellyCat？』她念出来，顿时觉得很好笑，『你在国内买的？』

『对啊！』他看起来竟然有些得意。

『谢谢谢谢——太可爱了。』吴靖柏把那只羊羔颠来倒去地举起来，迎着阳光，觉得实在可心。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太白了，大概玩几天就会变黑。

她其实很喜欢毛绒玩具，大大小小的堆满了家里双层床的整个上铺；东京的房子不过二十叠，靠着墙，半张床全都是，已经严重挤压人类的生存空间。都说成年人送礼物要投其所好，也要显得成熟大方，阔绰体面，有的时候反而把事情搞得复杂。许经纬直男作风，但懂得按图索骥——那个橙黑色、丑萌丑萌的老虎玩偶或许就是再明显不过的线索。

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出于某种万金油的考量。吴靖柏略显阴暗地想着。

他们歇够了脚，又出门，下午四五点的阳光已经逐渐温和，却仍带着点春日的躁动。许经纬走的很自信，于是吴靖柏也不问他们到底要去哪里——照路线来说，大约是江边。去散步？她想起二人前几日说起计划时，对方似乎是有这样一条建议：作为她『不如开车出行，去远一点的地方兜风』的补充提案。如今他们坐地铁赴约，补充提案看来是转了正，许经纬却没有解释的意思，只是稀松平常地领着她穿过地铁大厦，沿着世贸路，往江堤去。途中经过一号线的秋水广场站，她才惊觉他们已经走过很长的道路。聊了什么呢？似乎很多，又似乎也没有。从前她与赵书南传简讯，说老中人一生最怕这样『没有意义』的时刻——六七岁大的小学生，加减乘除都做不清楚，已经开始学习合理规划时间，要在烧水的六分钟里完成另一件耗时四分钟的琐事，仿佛一停下来人生就会如散沙般崩溃。后来千军万马地冲进了大学，仍然不敢松懈，人前一副游手好闲的死样，背后不知偷偷算过几次GPA，跟同寝室舍友就起床时间暗暗进行过多少阴暗的较量，为的不过是一个保研资格，一份体面的offer，一个稳妥的『下家』，不必在人生的履历上留下一段意味不明、令人耻于面

对的空白。吴靖柏不能免俗。可与许经纬的见面是否能谈得上具有某种『意义』？不见得。可未必只有被赋予了意义的事情才能令人快乐。

是的。当他们天南海北、堪称放空了大脑地聊天时，吴靖柏意识到，这么多年，许经纬——仅仅是这个人本身，仍然能令她感到由衷的快乐。剥去二人剪不断理还乱的过去，他们能够在对方身上听见共鸣的人事，其实远比她想象的要多。Chipotle 味道独特的辣酱，Tacoria 炸得酥脆香甜的菜心，大农村里找不到合眼缘的中餐却还要苟下去的生活小tips，半夜饿到睡不着打开Uber eats 又关上的纠结，明明觉得没吃什么却还是猛涨体重的无奈；在外面飘飘荡荡的过去，乃至于可以想见的未来，与父母辈所追求的稳定都大抵无关。林林总总，似乎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却总能让她微笑。

『自己都还没定下来，说什么谈恋爱、结婚呢？』许经纬曾这样对她说，『总得等到自己能养活自己了，再谈别的吧。』

这些话她也总对父母说，从来得不到认同。吴母的意思是找个人一起奋斗、共同促进才是正路。她觉得现实往往相反：互相妥协——甚至互相拖累才是常态。合不来，分不掉，拖泥带水，浪费的是两个人的时间；事后想起，又往往有自己吃了亏却又没换来好结果的怨怼。不如等到各自依循心意安定下来，再谈磨合。合则聚，不合则散，如此简单。

『你爸妈催你结婚吗？』时隔四个月，他又问。

『当然，可热心了。糟糕的是我表姐今年结了婚，压力转眼就落到我头上，烦死了。』

吴靖柏抱怨道，『你呢？你家里那么多姐姐妹妹，是不是也差不多？』

许经纬笑得很同情：『倒没有。他们觉得毕竟是男孩子嘛，二十六七也就还行。况且我姐三十大几还没结婚的意思，压力轮不到我。』

他也不问吴靖柏是怎么知道他家里平辈全是姑娘。不像十月份，二人凑在一起接头接耳，用 Airdrop 传照片，吴靖柏看见他的设备名，调侃他说原来你还叫 Jeffrey 啊。他愣了一下，『你还记得我英文名啊』说出半句，有点不好意思地伸手抓抓头发。打了个无声的圆场。

他伸手指了指摩天轮。

『我们走到万象城去吃晚饭吧。过了桥就是了。你累吗？累的话我们就打车过去。』开玩笑。吴靖柏家住附近，吃完晚饭被热衷锻炼的亲妈抓出来遛到摩天轮算是常事，自然不会认输——尽管她一身靴子大衣的搭配似乎的确与运动关系不大。可许经纬还不是穿了双中看不中用的高帮板鞋？说的就像他们今天是要出来竞走的一样。『我没问题。』她讲得笃定、迅速，以至于许经纬的手都没来得及收回来。他于是笑了一下，大约想对那座桥发表什么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眨眨眼，又放弃了。

『那桥……算了，你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吴靖柏彻底炸毛了。

『我知道！那不就是复兴桥吗，复兴桥！』

许经纬没说话，只是又笑了一下。

那其实是朝阳桥。她到第二天才想起来。复兴桥在更靠近九龙湖的方向，许经纬

现在就住在那附近，必然心知肚明——具体的楼盘他说过两次，后来吴母还好奇地问起来，吴靖柏却全然忘记了。她在某些方面真可以说是惊人的白痴。

可认路又如何呢？他们在引桥附近找不到路，差点跟着非机动车一起过江，绕的团团转，少说徘徊了一刻钟不止，途中两次经过一面警示牌，上书『私拆电缆违法要坐牢』，显得别样幽默。吴靖柏说你再找不到路也去坐牢。许经纬热的头上冒出一层汗，再也戴不住帽子，温和地答那我们牢里见。最终还是走了一段回头路，才发现那通往河滩的台阶几乎就摆在眼前，令人哭笑不得。

『你怎么知道在这里？』吴靖柏揶揄他。

许经纬竟然还答得认真：『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观察。』

真是脸皮比城墙还厚。

一旦走回正路，他们的话题绕了一圈，又回到学业上来，像是某种咒语。许经纬在一年前的夏天毕业，来不及享受生活，匆匆忙忙地回国赶秋招。二人一前一后地下台阶。吴靖柏一开始分了些神，只隐约听到他说毕业典礼和家人，便想当然地认为他父母坐了越洋飞机去分享儿子人生的重大时刻，没头没脑地说了句『那不错啊』。换来对方一个迷茫的眼神。

『我是说，你爸妈能去你毕业典礼挺不错的。』

许经纬摇摇头，『他们没来。当时还在疫情。』话语之间，听不出遗憾与否。

那你是一个人毕业的吗？吴靖柏张张嘴，似乎也忘记了自己本科毕业时即便两座城市高铁不过一个半小时也忘记邀请父母来观礼的劣迹——潜意识里，或许觉得

性质并不同。可哪里不同？她说不上来。

『那你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吧。』

不过片刻的疏忽，她脱口而出。

这话其实很逾矩。她从第一次跟对方提起时便这么认为。二人非亲非故，没什么非去不可的羁绊：吴靖柏提了不止一次，其实已经相当任性。但表面上，许经纬也未让这份任性落空过。

『如果到时候能请出假来，我一定去。』他的回答没有变，『你知道，我的护照被收到了行里：得申请才行。我很想去东京。』

我知道，吴靖柏漫无边际地想。你喜欢拉面，喜欢日潮，一直想去东大拍个照。可我不是在邀请你去旅游，许经纬。我是在邀请你参与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和我的家人、我最信任的朋友一道。许经纬，你到底明不明白？

她直觉他明白。男人其实很敏锐，在如此表意明确的邀约面前有什么不明白？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他们都。

『我是说真的。』许经纬忽然又说，语气重了些，微妙得很，『我是真的想去东京。』吴靖柏笑了。她如今比上初中时高得多，看许经纬，却仍然需要仰视。她别过头去看他，并不愿意去思考自己的眼睛在对方看来究竟在传达怎样的信息：『那你来啊，趁我还在日本。把你的年假请掉，连上一个周末，我带你转一圈东京二十三区。』

许经纬从善如流：『几月份比较好？』

『五月之前，或是八月之后。五月六月入了梅雨季，七月太热——四月可以赏樱，

九月有点秋天的意思。东京的秋天是最美的。东大的主干道种满银杏，那时候正是花季，非常漂亮。冬天就不行了。满地都是银杏果，臭的要命，活脱脱的「银杏激臭大学」。不要来。」

他笑得要命。连声说可以可以。二人一来一回，说相声似的。不动声色，再一次默契地揭过了这个话题，进入了天体物理的科普时间。简直无厘头。

失望吗？当然有一点。可吴靖柏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松了一口气。她猜许经纬也是一样。就像两只王八面对面地趴着。偶尔战战兢兢地露出一个头来，却不幸撞在一起，便又悻悻地缩回去。与恋爱之前所谓的暧昧、推拉有点像，但又有着本质性的差别。

很多年前许经纬曾用稚嫩的笔迹写，我觉得我们挺像的。吴靖柏曾对此抱有相当的怀疑——尤其在她单方面宣布决裂之后，更是不愿承认自己和渣男『挺像的』。而现在想想，说不定他其实是对的。

——短短一路，吴靖柏第二次生出这个讽刺意味拉满的念头时，是他们穿过情侣的重重包围，走进万象城的大门时。一座粉色的充气鹊桥下，人们驻足拍照：掌镜的男男女女凹出来的造型千奇百怪，却无一不是为了把两个人和头顶一行硕大、艳俗的气泡体挤进同一个取景框里——『FOR LOVERS』。不得不说，是对牛郎织女莫大的讽刺。也是对他们有志一同装聋作哑、粉饰太平的『初五』二字莫大的讽刺。

沉默持续了大约有半分钟之长。而后二人默契地右转，找扶梯去了。

吴靖柏后来很难说清，气氛的转折是否就从那一刻开始。就像两个每天见面的人

往往无法判断对方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一点一滴细微的转变实在是很难捕捉。等到回过神来，便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瞬间。大水冲垮了堤坝。许经纬在等位时全然埋头敲打手机，吴靖柏提议饭后去看电影没有得到太多响应，便也百无聊赖地熄了声。更难理解的还在后面。

许经纬那个已经摔坏的工作机装的是防窥膜，换了个新的，倒是不讲究。她的目光稍稍一斜，便能看个大概，知道许经纬正皱着眉头查看某个群的消息。然而他退出去，露出联系人列表，竟有个头像浮在这些乱七八糟的聊天框之上。安安静静的，没有那个代表消息的数字抑或是被狙击般的红点。背景挺喜庆，是农历新年标志性的红。一只兔子手舞足蹈，双手（爪？）高举，憨态可掬。

吴靖柏再次大脑短路。赵书南这个军师不在现场，她活像是被剪了线的木偶。死鱼眼。即便是二人坐下点单，许经纬轻描淡写地说『你就用我的手机一起点吧』——并且将它全须全尾地奉上时，她甚至想不起手滑这两个字怎么写。老老实实、一气呵成地点完，全然没注意到两人几乎点了一模一样的配菜。速度之惊人，仿佛身后有黑白无常正追着索命。

没来由的，她突然想起从前为了舒淇去看的那部《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情节大约是婚礼前夕，舒淇饰演的女主角发现自己其实对她即将结婚的 Best friend forever 感情不纯。朋友劝她有话直说，她崩溃反问：『在婚礼前吗？我又不是疯了。如果他不爱我怎么办？』如果他爱我又怎么办？』

片子很烂。但台词实在是发人深省——尤其是放在当时当刻，简直具有教育意义。

尽管许经纬显然还不打算结婚，而他们——或许是最开始幼稚而腻歪的兄妹，是绯闻满天飞时的阿许和许夫人，是十四年后故作熟稔的老同学：却从来谈不上什么『我最好的朋友』。

她胡思乱想着，菜已经一道道上来。一份罗宋汤一份玉米汤，她没仔细看，便想当然地取走了前者——直到侍者又端来一份带酥皮的，她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这恐怕才是自己的东西。而许经纬若无其事地舀起一勺玉米汤，也像是罹患了某种间歇性失忆。两相对比，说不上谁更离谱。

吴靖柏叹了口气，将汤碗轻轻推过去。但见对方一脸如梦初醒，大度地表示没事：『你喝吧。』

『我没动的。』她强调。

许经纬见她坚持，便也抵抵唇，不再说什么了。而侍者适时地介入进来，为他们送上主菜。一时之间，香气、水蒸气一并氤氲，让许多本就曾言明的东西变得更加面目模糊。这种说不上是天灾还是人祸的欲言又止令气氛变得十分诡异。

那就吃东西吧，吴靖柏破罐子破摔地想道。埋头苦吃总是没错的吧？

她的自我麻痹是被一副陡然越界的刀叉所击碎的。许经纬显然是吃西餐的老手了，牛排分割得四平八稳。吃了几块，像是突然想起些什么，又了一块送到吴靖柏的瓷盘里。他甚至连一句『你尝尝』都欠奉。动作行云流水，无比自然。光明磊落得让她心中顿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罪恶感：不礼尚往来，似乎再也说不过去了。

于是她也有样学样。只是动作不如对方干脆利落——落下了一块牛筋。她以对待

物理的认真与执着又补了一刀，坚持将那一整块肉送到许经纬的面前。

『我记得以前这家的牛肉有点合成肉那意思，现在倒还行。西冷蛮嫩的。』他评价。吴靖柏却有些不满意：『这菲力老了。』

『确实是老了。』

像美食鉴赏会，荒谬透顶。吴靖柏想着，随手捡了个话题：『还是回家过年比较有氛围。除了爹妈催的太紧，生活简直不要太安逸。』

『催？』

她叹了口气。『我妈觉得我太胖，肯定会影响找对象。』

话一出口，吴靖柏就意识到这恐怕不太好接。说『那确实』显然不是对方的风格——可回答『哪有哪有』？实在太违心了。

而许经纬没有落入两个选项中的任何一种。

『所以你现在多重？』

什么情况？STEM人的摆事实讲道理本性发作了吗？她瞠目结舌，好半天才找回语言中枢的功能：『…这个问题有点尖锐了吧。』

许经纬不以为意地继续吃吃喝喝，一副加州做派：『我不觉得这个话题有什么不能说的。』话锋一转，他身先士卒地率先拿自己开刀，『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最瘦：一百二十斤出头吧，高中也是，几乎没怎么变。但去上大学之后两年就猛涨了四十斤。去年回来开始健身，才又减下来十来斤。』

他说完顿了一顿，没说『轮到你了』。但很显然，吴靖柏如果再不谈谈自己，就太

缺乏诚意了。

『我也是初中那会儿最瘦，不到一百斤。』她感觉自己被施压了，但又只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这种无处说理的感觉令人很不爽，『高中胖的最厉害。不愿意动，吃得又很多。不长高，就只能横向发展，一下子重了二十斤，后来就没怎么变了。到现在也是这样鬼样子。』

『怪不得我刚见面的时候看你，觉得你瘦了。』她交代完，还鬼打墙似地感慨。

许经纬笑了一下，有点小得意的样子：『我可是已经练出一点马甲线了。其实不难的。』

吴靖柏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小腹看，直到男生有些无措地脸红起来，像是刚刚反应过来自己到底说了什么——而对方又做了些什么。活像个登徒子正从头到脚地打量一个要守节的良家妇男。

『…当然，当然不是在这里！』

什么啊。她不受控地翻了个白眼，哈哈大笑起来。

笑过之后，许经纬却仍然不忘初心：『你爸妈给你介绍对象了？』

『还没有。主要是我也没定下来到底要在哪里发展，他们没法介绍。』

『不打算在美国找找？』

她不以为意地戳了戳白瓷烤盘里仅剩的一颗洋葱：『谁知道之后会在哪里发展？说不定回国了呢，那岂不是——』

许经纬原本以手支颌。听到这里忽然开口，似笑非笑地打断了她。

『——可你至少未来四年都在美国，不是吗？』

吴靖柏没设防，被他噎得一愣。重逢以来，她第一次在许经纬的身上看见如此分明的负面反馈，一时难以习惯，颇为迟疑地发出一个犹犹豫豫的单音节来。却没想到对方几乎是下一刻便收敛了这种几乎可以称为敌意的情绪。缓和了声线，堪称拙劣地转移了话题。

『其实你将来去加州理工那边，应该也还是会有很多选择吧？他们不用这么担心。』
『不见得。』吴靖柏说起这个就忍不住要冷笑，连带着语调都变得尖锐，『这么说吧，这些世俗意义上优秀的男性，不一定就是很好的对象。』

『——世俗意义上？』

『比方说，智商高，成绩优秀，履历亮眼。』

许经纬点了点头，似乎是接受了这个定义，又紧接着追问：『为什么？』

『这些人……大多有很强的学校认同感。换句话说，就是喜欢抱团。清华北大，在哈耶普斯麻这种地方大多是我自我消化，内部通婚。而且你光看他们的经历就知道，一定是从小顺风顺水，没有经历过多少挫折。我们说的很多事情，他们既没有概念也不屑于去搞懂。』她说着说着，看见许经纬略显愕然的神色，忽然意识到自己抱怨的太厉害——也太极端，只好虎头蛇尾地作结，『总之，我不觉得名校学生有什么特别。还是能聊得来、情绪稳定最重要。』

『……对，我也觉得情绪稳定很重要。』许经纬若有所思地接话，『你看那个硅谷杀妻男……我看他的精神肯定出了大问题。这种人的抗压能力不行。』

吴靖柏也几乎在同时刻想起了这件事。她沉沉地叹气。

『所以说，还得要情绪稳定，知根知底。』

知根知底这个词冒出来的实在堪称突兀——就连吴靖柏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她下意识地捕捉许经纬的表情，却见对方不咸不淡地垂了眸，面上一派静水流深；而他回答了什么，她后来已记不起。或许他也并没有回答。但在那一刻，吴靖柏确实、朦胧地想起，即便分离远多于相聚，他们认识的时间也的确已经长过不认识的时间。追溯回十一二岁，心智未成的年纪，说一句知根知底，恐怕并不过分。

大约许经纬也读懂了这份言下之意。故而报以善意的沉默。

他低头划拉手机。吴靖柏扫荡完最后一块牛排，忽然听他问道，『我们晚上看什么电影？』
『热辣滚烫？』

『……啊？』

许经纬伸长胳膊，将手机递到她的面前。上面是一串电影排期——在牛排店门口等位时，她浏览过一模一样的界面。他提议飞驰人生，被她一票否决，说是已经和家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看过；而他不想再看年会不能停和第二十条。翻来翻去，似乎都不满意；又退出了淘票票，打开地图，勾着头问道：『你想唱KTV吗？』

他们上一次一起唱K还是初中毕业，十二年前。包厢很小，隔音很差，隔壁跑调的青藏高原一径拐出山路十八弯——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同学为他们点了一首《小酒窝》。JJ和阿Sa的对唱。那是他们小时候可以称得上是潮流、令早熟的小朋友们对视一眼便能害羞脸红的存在。

高中时许经纬参加校园歌手大赛，入围十佳，选曲是Eason的《好久不见》。决赛定在周五下午的大自习，大约就是为了给这群鼓噪不已的青春灵魂们一个宣泄的出口。吴靖柏那时候的成绩差极了，整个人都不在状态，再花多少时间和精力也是无益，原本不该在来之不易的大自习时留守；多数人为着心仪的对象而去，少数人纯粹凑个热闹。除去静寂的高三之外，那无疑是附中万人空巷的盛景。她却枯坐于当时痛恨不已的习题册之间。不知仍在怨恨他人，抑或惩罚自己。如今想来，可怜可敬。那实在是太久以前的事情了。她有些苦涩地想道。

好在万象城附近根本没有KTV。他们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不必和无处不在的情侣一般双双对对地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重温旧梦，也算是上天有好生之德。阿弥陀佛。

电影散场后，他们顺着人流走向最近的地铁站。十一点的光景，店铺几乎全部关了门，只剩下影院还灯火通明。人们从扶梯一层一层地徙下，如顺水漂流的河灯，涌入潮热、深浓的夜色之中。他们同坐二号线，只不过方向相反，只能在此分道。下到站台时，正巧两侧的车都刚刚离开，等下一班，还有七八分钟。许经纬仍在讲着什么，吴靖柏却忽然跑了神，被玻璃门倒映出的镜像勾住了视线。

《热辣滚烫》的最后，终于要走上拳击台的乐莹侧首，隔镜观己，看到的却是从前那个胖胖的、无甚棱角的姑娘。历经受伤与重塑，走过伤口愈合、结痂又脱落的漫长旅程，她又看到最初的自我。终于能伸出手去，与过往和解；从中汲取力量，而不仅仅是回味痛楚。

许经纬几乎没有变。她长高了，却仍比他矮，仰起头看他时，眼睛不得不全然睁开，唇角却松松地牵拉着，看起来比平日里要好说话的多。而他们站在一起，跨越十四年的时光，似乎又回到那个存着未竟之愿的早春。少女吴靖柏用小灵通一字字写，我们年后能出来玩吗？而后如同祝祷般捧着手机在阳台上来来回回，就好像如果这样做了，许经纬的回复——那道她一直在等待的电波就能快一点来到她的面前。再快一点。

那一年，他们都只有十四岁。

章六 無盡夏

只有当你也想见我的时候，
我们的相遇才有意义。

章七

假如讓我說下去

章八 再見，初戀

而如果我问，那场恋爱怎么了？我必须承认：我真的记不起来。然而我知道你试图说什么。她的脸是什么样子我已不清楚，我只知道：那天我吻了她。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它很白，在很高的空中移动。那些李树可能还在开花，那个女人可能生了第七个孩子，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番外一 拜啓，

給十四歲的我們

番外二 雙城記

番外三 于加利福尼亚艳阳下

後記 如此耀眼

在此之前，那谁有过数个没有完结的前篇。都很短，结构随性，没有大纲，大多即思即写，完成度最高的也不过五千字，可以说是如同挤牙膏般艰难。究其原因，大概是年代久远，能说的事情，也实在不多。写小说不比写论文，引言回顾历史，阐明动机；紧接着介绍方法，展示并分析结果，检讨不足，展望前景——起承转合，都是作者一个人的舞台。然而作为普世意义上的青春文学，只有一方的独角戏，是唱不下去的，给读者的观感也会很倾斜（full of bias, that is），因此屡屡顿笔。此次下定决心捋清思路，试着去完成它——而不仅仅是长年累月地回忆，碎片化的写作——既因为人生的又一个节点已经近在眼前，也因为故事的结局终于明朗。人生在世，许多事情最怕的便是悬而未决四个字。吊在空中，不上不下，固然延长了刀锋落下、审判降临的瞬间，却也给人以许多虚幻的期望，有点饮鸩止渴的意味。

在感情一事上，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时间跨度是十四年。2010-2024，从初二到博三，不情不愿地等待着一个结果。或许这么说并不公道，有夸大自我之嫌。毕竟在这十四年间，我也遇到过极其接近恋爱的瞬间——说的并不是名分本身，而是那种狂热、奋不顾身的投入，被多巴胺冲昏头脑的瞬间。并非每时每刻都困囿于曾经。然而正如Eason在《粤语残片》中唱道，「每恋一次，震撼总逐渐变得越浅」。我能清晰地看到那份随年岁而增长的犹豫，审慎，权衡利弊——对人对事的低包容，无所谓，

甚至是尖刻的戾气，是怎样在我的性格里落地生根。以至于回过头去看2010年，难免会觉得惊诧。好像我那时候的成绩也没有好到有逍遥法外的资本吧？为什么看起来像是不用学习一样？成天成天，大把的心思都花在早恋上。要么就是追星。顺便一提，故事中的沈凌苍在现实中确有其人，当年我们传本子，传纸条，聊人生聊感情聊哲学，也聊很多现在看起来很荒谬的电视剧、小说和偶像。《小时代》上映那一年，我们跑去很远的的一个电影院看全程。那是我们初中的尾声。

偏题了。说回恋爱。

出于对往事的尊重，许经纬和吴靖柏的故事线基本与现实保持了一致。一见钟情，短暂的暧昧，拉扯，最终崩塌。十四年中，我先后经历了中考，高考，申请出国，满世界跑着开会、交换，最终走到博士论文答辩的前夕，可以说小时候基本没想过的生活。而与我有过深交的朋友——或许有的时候也不必深交，聊得来的萍水之交，应该都或多或少地听过许经纬的名字。倒不全是由于我个人的意愿，而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高中毕业后，恋爱禁令仿佛就在一朝一夕之间消失，家长们从坚决的反对派变成支持者，再到后来心急如焚的催促者，中间几乎没有过渡期。而我，很讽刺的，在此之后都没有更多可以拿出来分享、咒骂抑或是为之流泪的故事。不管是大学同学宋朗婴，还是交集更短暂、甚至不具名的欧美精神小伙，有过一些平凡的小事，几句话就能说尽。用来做朋友们之间夜谈时的话引，稍显干瘪。相比而言，我与许经纬至少还有过一些惊天动地的龃龉，放在女性主义逐渐觉醒的当下，更是能引起众怒的谈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交稳固剂。但相对的，我凭借这一段故

事幸存了多少年，便咀嚼了它多少年。从少年时单纯的被心上人拒绝的伤心，到后来琢磨出更多的意味，我的成长——至少是在感情方面的成长，在真正意义上的恋爱缺席的十四年里，是由许经纬留下的余温所滋养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这种成长都是有利的吗？也未必。它让成年之后的我清晰地看到，就算在那样少不更事的年纪，一段青涩的感情就已经在冥冥之中揭示了世界的运行规律：美丽的面孔更值得爱，也更容易爱。而皮相骨相，胎里带来的东西，写在每个人的DNA里，和财富、地位与资源一样，都是天生不公的东西。当我在抱怨：为什么你不可以喜欢我的时候，全然忘记了当初我又是因为什么而对许君一见钟情。皮囊而已。所以事实上，我也没有资格数落他。不过都是人之常情罢了。

我的家庭尚可，成绩一般，不好也不坏；四肢健全，五官俱在，能跑能跳，是以初中之前一直没心没肺地活着，最大的烦恼是一周三块的零用钱不够买五杯双皮奶。至于首考开元中学失利，十中落榜，最后堪堪挤进延乔，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世界在那时的我眼中是简单的。而那层金色第一次剥落，是遇见许经纬。我们那时候都很年轻，都很愚蠢。站在如今，我更不想也无法苛责他的出言不逊。只是那种童话褪色的感觉，至今历历在目。我因此记恨他很多年。用故事中的赵书南的话来说，「握紧刀锋寻求扭曲的快意」。而直到十四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也必须承认这并不出于爱而不得——或是说，不仅仅出于爱而不得。当年我们很少说话，谈心更少，从未真正进入一段关系，我对他的喜欢未见得多深刻。到如今仍然念念不忘，大多是执念作祟。无法原谅的，事实上是走出永无乡的一瞬间。懂得世上没有彼得潘，而温迪最

终会长大。没有人能永远穿着睡衣，神色天真地走到窗边，等待一个不老的精灵。

所以在现实中，属于吴靖柏与许经纬的结局其实在2010年就已经写好。我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去消化，期间几经周折，和他恢复联系，也见了面。虽然并不知道这十四年从另一个视角该如何叙述，但他的成长，也是的确存在的事情。那两个并肩而行的晚上，补全了《我们的故事》最后的注脚。而新生活的开始，是向前迈进一步的坦然、真诚与释然。当那一刻来临，我终于知道这个故事也应该走到尾声。那个我苦苦拖延，因为恐惧而不想知道的结局——类似于《那些年》里柯景腾对沈佳宜说，请不要告诉我答案，请让我继续喜欢你。这样的心情——在一个看似很普通的时刻，就那样轻描淡写地落定了。我当时正在上野，从一栋高楼的落地窗前向外眺望，能看见绿意成森的上野公园与一旁的不忍池。樱花已谢，池子里的荷叶却一丛丛地长起来。去岁枯萎的根茎埋在淤泥之下，已经成为新生命的养料，捕捉不到任何的踪影。或许将近三年前的那次越洋电话，也让他终于有机会说出那句抱歉。为那句少年时的混账话，也出于良好的教养，做出真正符合成年人礼数的应答。像是备忘录里终于被打下的一个勾，成为一个人人生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

我的初恋走到这里，或许才完成了它的使命。

而我也终于理解了盛淮南与洛枳的结局。八月长安在《漫长的道别》里回忆她与曾暗恋过的男生最后一次见面，是目睹他载着女友上坡，冰雪天气，摔得人仰马翻，可爱地彼此埋怨着。没有结局，是大多数青春故事的结局。可书中的二人却得以相守结发。洛枳变得平和而宽厚，让周围的人都感到的安定的力量。她不知不觉地幸

福起来，过去的阴暗执拗和清高孤傲都不复存在，这是好事。而盛淮南在出差的间隙给她传简讯，说：『我在想念你』。他们相爱，将会永远在一起。我过去不了解这种结局的意义，难以想象八月长安在充当着自己的上帝、为笔下的角色——也是曾经的她自己安排一个美满而俗套的结局时到底在想什么。而如今我终于懂得。

现实往往是寡趣的，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转折。一个转身，一个告别，更多时候甚至没有告别，人就已经走在了去往新生活的路上。因此浪漫的后来，大多没有后来。可在作家的笔下，在我们能够同时演绎着上帝与命运的场合，在我们不仅能主宰自我，更能掌控他人的意志，创造巧合与机遇，甚至于扭转乾坤的虚拟世界里：在千千万万个平行宇宙里的一隅，至少有那么斗沙片刻，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终于能降临在那两个人身上。是作家对于那个曾经挣扎彷徨的自己所能给出的最慷慨的答案，也是唯一的仁慈。

恰如五月天所唱道，『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六

完稿于日本 东京